

参考资料

# 德 国 快 讯

2018年 第16、17期 总第712、713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

## 本期主要信息

德国如何应对难民和右翼民粹问题的叠加发酵？

德国出现左翼政治力量的整合趋势，但是胜算如何？

土耳其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对土政策

德国近期大事（8月11日 - 9月10日）

## 德国如何应对难民和右翼民粹问题的叠加发酵？

### 联合国高级官员谴责德国人权问题

就在刚刚过去的 8 月 29 日，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Seid al-Hussein)对德国开姆尼茨市 (Chemnitz) 26 日发生的事件表示“震惊”；9 月 10 日，扎伊德的继任者、前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女士 (Michelle Bachelet) 严重谴责德国开姆尼茨发生的针对外来移民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排外的仇恨言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连续表态谴责德国的人权问题？！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如 BBC 和《纽约时报》等纷纷表达对于德国东部排外行为的疑问，以及 1990 年代暴力排外事件是否回潮的担心。这种令人震惊的消息与德国近乎完美的国家形象，尤其是 2015 年欧洲爆发难民潮以来德国给人的宽容、慷慨的印象完全相悖。那么，德国开姆尼茨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 2018 年开姆尼茨事件

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第三大城市开姆尼茨市，原前东德卡尔·马克思市。8 月 24 日，开姆尼茨庆祝建市 875 周年，城里将连日举办街头庆祝。26 日凌晨，街头发生了一起伤人致死事件，一名 35 岁的古巴裔德国人被捅伤后死在医院，另有两名德国人重伤，凶犯逃逸。26 日下午，网上出现传言，即受害者是德国人，为了保护德国女性不受难民骚扰而被难民刺死，德国另择党和“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欧洲伊斯兰化”运动当即宣布在案发现场组织集会，右翼组织“混乱开姆尼茨”通过脸书号召进行游行，显示“究竟是谁在城里说了算”。大约有 800 至 1000 人参加了游行，多人明显具有新纳粹等极右翼的背景，不乏针对所谓外国人和媒体的暴力行为。其中极右翼分子在街头追打外国人的录像引起德国和国际舆论大哗。对德国和世界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无法不想起第三帝国早年身穿褐衫的暴徒系统性攻击犹太人的场面。27 日，官方对两名凶嫌——分别是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发出逮捕令。当晚，右翼民粹组织“支持开姆尼茨”发起吊唁游行，数千名右翼、极右翼和新纳粹分子从不同地方汇集开姆尼茨，在警察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游行示威者公开攻击记者，行法律禁止的希特勒礼，高呼“德国属于德国人，外国人滚出去”口号，一家犹太饭店受到攻击。游行现场燃烧物和酒瓶横飞，至少六人受伤，全城处于非常状态。左翼组织“开姆尼茨无纳粹”也组织了针锋相对的游行，吸引了 1000 多人。面对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横行的局面，媒体使用了“法治国家投降”的说法，指责萨克森州国家力量失灵。警方承认人手不足，对右翼势力的动员力预估不足。

接下来，开姆尼茨处于连续性非常状态，再也无法寻回往日的平静。

8 月 29 日，萨克森州、图灵根州和勃兰登堡州的德国另择党与“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欧洲伊斯兰化”运动共同发起 9 月 1 日在开姆尼茨进行“沉默行军”，以纪念“非法的移民政策的牺牲者”。萨克森州请求联邦警察以及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巴伐利亚、柏林、黑森、图灵根等众多联邦州调配警力支持开姆尼茨。

8 月 30 日，萨克森州长萨克森州长米夏埃尔·克莱奇默 (Michael Kretschmer) 率州政府内阁成员前往卡姆尼茨寻求与市民对话，同时右翼在场外集会。警察动用 1200 名警力维持秩序。

8 月 31 日，联邦家庭部长弗兰奇斯卡·季菲 (Franziska Giffey) 前往事件发生地吊唁死者。

9 月 1 日，联邦警察以及北威、梅前、巴符、勃兰登堡、不莱梅、黑森、下萨克森、

莱茵兰-普法尔茨、萨克森-安哈尔特等联邦州共计 2000 多名警力驰援开姆尼茨，在四场游行示威现场维持秩序。最后共有约 11000 人参加游行示威，其中“沉默行军”成为德国右翼民粹和极端势力的“大联合”行动。德国足协乙级联赛汉堡队与德累斯顿队的比赛因警力不足而取消——萨克森州警力全部投入开姆尼茨维持治安。

9 月 2 日，市内出现两场发对排外、呼吁团结的集会。

9 月 3 日，65000 人从全德国各地赶到开姆尼茨，参加反右音乐会，多个著名音乐团体和音乐人登台演出。音乐会场地外，右翼民粹势力举行“反对反德意志的商业化煽动”集会。

9 月 7 日，萨克森州社民党“移民和多元文化工作组”与开姆尼茨话剧院举行支持文化开放和多元性的音乐会，吸引了 5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家登台和 5000 名观众。同时，右翼、极右翼和新纳粹两千多人游行示威，伴有一千余人反对性示威。警方投入 1300 名警力。

一时间，东德这个 24 万人口的中等大小城市集中了来自德国各地的抗议和反抗议人群，罕见的警力，吸引了全德国、乃至国际的目光，奥地利总理就评论：“这样的事情在奥地利是不可想象的。”德国的经济界不仅仅开始担心萨克森州或者德国东部的形象问题，而是担心类似事件对于在德国投资和就业的整体影响。德国政界也被迫集中精力讨论开姆尼茨的话题。

## 德国社会和政治的典型样本

开姆尼茨市发生的事件——而且其政治和社会后果还远远没有完整呈现——可谓是德国对于近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国际民粹政治、身份政治、逆全球化等大环境的回应，再叠加德国独特的历史包袱、历史记忆和经验——第三帝国的排犹屠犹、战后的反思以及东部德国相关反思的缺失等，在外来难民和移民话题上集中爆发。

对于德国社会来说，开姆尼茨事件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样本。

首先，开姆尼茨事件、以及近期系列发生在萨克森州和德国东部联邦州的排外事件指向东部德国人是否具备民主素质的问题。德国公众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东部联邦州？为什么“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欧洲伊斯兰化”运动首先兴起于东部的德累斯顿？为什么右翼民粹的德国另择党在 2017 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成为东部德国男性选民的第一选择？这些疑问背后隐含了一个敏感的德国社会内部话题，即德国究竟有没有随着政治统一完成心理统一，以及如何评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心灵遗产，或者说东部德国人有没有成为民主社会的成熟公民。也正是针对这一点上，联邦司法部长卡塔琳娜·巴莱（Katharina Barley）批评萨克森州以及当地的负责人忽视右翼思想的泛滥，而企图大事化小，把暴力行为视作“忧心民众”的民意表达。联邦家庭部长季菲呼吁制定“德国民主促进法”，以国家的名义组织民众的民主教育。

其次，移民和难民问题，也是测试德国社会有关身份认同、对于右翼思想的容忍度等共识的试金石。从上世纪末以来，尤其以 2006 年德国世界杯为标志，世人看到一个后现代的、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德国，多种国际民调都显示德国是国际声望最佳的国家。默克尔总理 2015 年施行对于难民敞开国门的政策，在最初的日子里也激发了德国民众的“欢迎文化”，然而随着 2016 年新年夜科隆教堂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疑似外来移民和难民公然性侵女性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众安全感的下降，德国国内的移民和难民话语悄然转向。遗憾的是，德国的政治精英出于种种考量，并没有对此做出及时的反应，以至于德国另择党以移民和难民问题为支点，成功地突破了德国战后社会有关排外话题的禁忌，并且俨然成为联邦和地方政治不可回避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些突破既往禁忌的铺垫，

才有了 2018 年德国队在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第一轮出局后突然爆发的厄齐尔事件。通过事后谴责厄齐尔与所谓的独裁者、土耳其总统合影，影射厄齐尔合影曝光干扰了德国队取得应有的成绩，最后公开质疑厄齐尔对于德国国家的忠诚度以及合格的德国公民身份。德国总统、外长、足协官员、国家队队员、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等无不介入讨论，突然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心底并不如口头宽容的、为自己的成就缺失寻找借口和替罪羊的、始终纠结于所谓“德意志性”的“旧德国”。新旧德国形象反差之大令外部观察者极其困扰。

第三，开姆尼茨事件在德国政界纷纷表态之后突然变得扑朔迷离，极有可能引发德国大联合政府危机，甚至不排除引发德国的宪政危机。根据新闻报道，事件本身是由市中心一起伤人致死的突发事件引发，流言把民众和右翼的注意力引发到施暴者可能的移民或难民身份上，在随后的游行中出现了右翼行希特勒礼、追打外国人等违法场面，这也是德国和国际社会一致震惊的原因，默克尔总理表示坚决不能容忍“追猎”场面的出现。然而，萨克森州长米夏埃尔·克莱奇默 9 月 5 日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判断：一方面，他呼吁民众坚定地与右翼极端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提醒公众不要对开姆尼茨形成简单或错误的判断，“这座城市没有暴徒，没有追猎，没有暴行”。德国内政部长、在难民政策上与默克尔针锋相对的泽霍夫尔 9 月 5 日称：“外来移民是问题之母”。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汉斯-格奥尔格·马森（Hans-Georg Maßen）9 月 7 日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进一步称，没有迹象表明存在右翼“追猎”行为，互联网上流传的相关录像有伪造嫌疑。德国社会一片哗然。大家纷纷猜测：马森掌握了什么媒体不掌握的证据，声称相关“追猎”录像为假新闻？作为政府的高级职员，马森公开反驳默克尔总理表态也是一件违反政坛常规的蹊跷事件。如果如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马森在表态之前与泽霍夫尔进行了沟通，那么大联合政府内联盟党的团结表象还能够维持多久？更为严重的是下列可能，即作为国家监视极端政治势力执行机构负责人的马森根本没有严密的证据，而是捕风捉影、甚至为极端右翼民粹观点站台，加入极右翼对于“假新闻”的指控，质疑媒体“第三只力量”的社会功能，那这就属于国家宪政危机的范畴了。在重大舆论压力之下，马森 10 日部分收回了他对于录像真实性的怀疑，转口批评媒体不应该过快、草率地发布录像。此间，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多名政治家已经要求马森辞职，认为他的言论严重不适合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的身份，已经为国家的信誉、公民对于国家的信任造成伤害。

### 殷鉴未远，任重道远

整个开姆尼茨事件中最令人讽刺的是，8 月 26 日突发事件的遇难者本是古巴裔移民，生前经常受到排外言行的侮辱。那些很可能曾经侮辱过他的人，却在右翼民粹和极右翼势力的呼唤下，以纪念遇难者为借口，宣传“德国人的德国”，攻击外国人和德国联邦政府的移民与难民政策。难怪有评论家反讽地说，右翼的行为恰恰证明了外来移民属于德国。

作为有过纳粹历史和其他恶性排外事件的德国不应该被开姆尼茨事件绑架，而应该坚守自己在战后长期斗争中获得的反思立场，正视民众的民主教育，警惕右翼思想借外来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外衣悄然侵蚀与蔓延。而德国的努力，也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样本性的意义。

## 德国出现左翼政治力量的整合趋势，但是胜算如何？

### 德国政坛最新走向

面对国际和欧洲政治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被认为是自由民主主义最后一块阵地的德国很难独善其身。随着 2015 年以来难民潮引发社会民意转向保守、右倾，德国另择党崛起为德国第三大党，社会民主党因面目不清走向进一步衰落，而执政的联盟党内部则有基督教社会联盟不断在难民、移民问题与政策上与姊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唱反调，选择近乎民粹的路线。国内外的观察者想知道，德国的保守以及左翼政治力量能否成功地阻止右翼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毕竟，德国历史殷鉴未远，任何可能偏离正面战后遗产的发展趋势都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觉。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消息在柏林政坛变得越来越具体，这就是德国政坛的左翼群体正在出现一股跨党派的联合动向。八月上旬，这一称为“起立”（Aufstehen）的新动向已经渐露雏形，它自称是“运动”，也就是说既不是新的左翼政党，也不是左翼政党联盟。

### 什么是“起立”运动？

这种新型的政治活动组织形式对于德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意味着什么？我们研究了“起立”运动在网页上公布的纲领（[www.aufstehen.de](http://www.aufstehen.de)）。不难看出，运动的出发点确实中中了德国左翼自由政治力量的痛处，即属于政治左翼光谱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在上世纪末第一次实现联合执政以来，在其传统核心诉求即社会政策方面始终缺乏方案，反而以施罗德执政时期带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色彩的劳动保护政策留在民众的记忆中，这也是近年来社会民主党选情每况愈下、缺乏说服力的主要原因。“起立”运动因而从当下德国政治的缺失立论，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多数民众希望有一个社会的政策、健康的环境与和平，但是多数民众的利益在联邦议院中不占多数。虽然这一切是选举的结果。”这么看来，“起立”仍旧属于抗议政治的实践——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绿党和左翼党的抗议政治色彩也很浓厚。

就组织形式而言，“起立”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和民主的更新运动”：“我们想做的是新事物：不是组建新的政党，而是一种为了所有愿意为目标而共同战斗的人的运动”。这一定位令人想起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前进”。

就“起立”运动的政治纲领而言，运动“争取更有保障的工作岗位，更高的薪酬，良好的退休金和护理，一个保护民众免于社会下坠以及不是把所有的生活危险推卸给个人的社会国家，从全日制幼儿园到大学的高质量教育，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租金，公平的税收、而不是向富豪、银行和大企业倾斜的政策，保护我们遭受威胁的地球，保护水、空气、土壤、动物和生物多样性，支持裁军，支持真正的和平外交和缓和政策，反对代理人战争，反对武器出口，反对掠夺发展受限、产生难民的国家。我们反对排外，支持真正的、不是由银行、大企业和利益集团主导的民主。”

根据以上针对“起立”运动纲领性表述的分析，可见该运动在政治实践的工具性角度着眼于吸引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以其他不满政府社会政策的选民，其核心的议题可谓近年来左翼政治重点议题的大汇集，尤其接近左翼党的立场。“起立”运动企图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为右倾保守趋势所劫持的局面下振臂一呼，实现跨政党左翼力量的大团结，而不是让右翼的德国另择党成为抵抗性选民的唯一选择。“我们要成为德国和欧洲新的多数派！”而且，“起立”运动认为自己是当前国际抵抗运动的一部分：美国民主

党的桑德斯 (Bernie Sanders)、英国工党的科比恩 (Jeremy Corbyn)，以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引起震动”的社会运动。

## “起立”运动的前景如何？

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经验告诉我们，左翼政治要么败于政治诉求的极端整体性，要么败于人事，而后者恰恰是“起立”运动为人诟病的地方。

“起立”运动的主导人是左翼党的联邦议院党团领导人莎拉·瓦根克奈希特 (Sahra Wagenknecht)，身后则不乏她的丈夫奥斯卡·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 的影子——拉方丹是早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后与施罗德政见不合而脱党，在东西部左翼党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瓦根克奈希特是德国左翼党内不多见的兼具个人魅力和表达能力的政治人才，德国电视政治脱口秀的常客。但是，她不支持无条件接收难民被认为违背了坚定的左翼人道主义立场，为右翼政党提供了口实，甚至被攻击为“简化版德国另择党”和左翼民族主义，引起党内的巨大争议。瓦根克奈希特与左翼党主席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和冷淡。“起立”运动究竟是在试图整合德国社会分散的左翼声音，还是试图另起炉灶？党内不少人对此颇有疑问，而本已逐渐边缘的左翼力量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新一轮分化、碎片化。而拉方丹的存在，更是引人浮想联翩：拉方丹与社会民主党的恩怨让他的一切政治行为带有个人复仇的色彩，因而他对于社会民主党展开的魅力攻势也不得不接受“暗度陈仓”的质疑。左翼党和社会民主党多数对于“起立”运动保持距离。

目前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究竟是谁？

从“起立”运动官网提供的信息来看，支持者来自各阶层和各行业：救助人员、舞台工人、产业工人、互联网金融人士、建筑工人、印刷工、牧师、记者、音乐人、动物保护主义者、退休人士、教师、大学生、中学生等，据称运动在八月中旬就已经吸引了 60000 名支持者。直接投身运动的政党人士则多数不为人所熟悉，其中包括数名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的联邦议员。

“我们要征服互联网和大街小巷。”也就是说，传统的左派街头政治、唤醒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基层民主对于“起立”运动而言可能是最现实的答案。这一切当然是针对当下欧洲和德国政治现状而言，但是生性保守的德国民众对于左翼的政治激情和手段能有多大的接受？作为类比：绿党的环保立场虽然具有某种道德律令般的权威，也促进德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环保共识，但是在现实政治层面仍旧困难重重。认为多数民众理所应当采取左翼立场，这是不是左翼政治长期以来的幻象？

## 土耳其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对土政策

从德国的立场来看，处于欧洲和伊斯兰文明世界之间的土耳其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国家。两个国家相互间的不适感当然有双方、甚至是多方的原因，本文仅探讨德国对于土耳其的单一维度，至于土耳其对于德国的态度则属于另文的范畴。

### 土耳其经济危机

从今年年初以来，土耳其货币里拉 (Lira) 相对于美元已经贬值 40%，刚刚过去的八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 17.9%。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严重依赖进口的土耳其经济进口费用大涨，以外币贷款的企业因成本大幅上升而陷入困境，普通百姓购买力下降。

这场危机的直接诱因看起来似乎是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和贸易纠纷，因为美国因为土耳其羁押一名美籍神职人员宣布对土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土耳其马上还以颜色；美国宣布对土耳其钢铝产品提高关税，土耳其进行反制；双方还围绕美国对土军售、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系统、美国长臂制裁伊朗等议题针锋相对。然而透过这些突发事件，土耳其货币和经济危机实则迹有可循，基本属于新兴经济体典型的过度借债、过度支出、大型基建和房地产等行业虚假繁荣，一旦美国提高利率，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这些所谓的明星经济体马上就会被打回原形。

除了这些基本模式之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年来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扩大个人和家族权力、打压政敌、外交上与传统北约盟友若即若离、大玩大国外交、地缘政治游戏等，也令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外投资者对土耳其的投资安全和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对于德土关系而言，这些都是大背景。

### 德土关系的现状

如果一国领导人的言论能够被认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话，那么德土关系在去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之前无疑达到了谷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是不满德国拒绝土耳其政治人物入境从事政治活动，攻击默克尔采用“纳粹手段”；然后称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绿党为土耳其的“敌人”，直接喊话德国境内的土耳其裔居民不要投票给前两个党。同时，土耳其在 2016 年政变后以所谓参与居伦运动和恐怖主义为由，对 30 余名德国公民、尤其是记者实施羁押和审判，目前尚有 7 人未获得自由。在德国看来，这些针对德国公民——其中多数是土耳其裔——的法律行为属于政治迫害。一系列因素叠加，引起德国社会和政坛对土耳其的观感极为负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被德国媒体塑造成“控制欲成瘾”的“独裁者”、“威权政治”的“强人”。

如果说此前土耳其长年欲入欧盟而未果还更多是因为欧盟的文化和经济顾虑，那么现在土耳其与欧盟渐行渐远，则是因为一方面土耳其在近年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自信心高炽、入盟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对土耳其的政治走向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判断。比如，作为北约的盟友，土耳其从德国大量采购军火，但是随着土耳其越来越单独采取追求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军事行为——比如说土耳其在进攻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时投入了德国造的豹式坦克，对土军售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德国国内政治的敏感话题。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对土军售有 34 例，价值 970 万欧元；第二季度就分别降为 5 例、42 万欧元。

但是，除了经贸联系、地缘政治和传统的北约框架之外，土耳其对于德国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至关重要。德国 2015 年夏大开国门，不加甄别地接纳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逐渐引发国内民众的不满。这一议题之所以没有灾难性发酵，是因为欧盟在 2016 年与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协议，土耳其实际成为欧盟东南面阻挡难民进入欧盟的堡垒。虽然难民协议一再为左翼人士所诟病，但是这一协议确实使得抵达德国的难民人数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在与德国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土耳其手中也不乏可打之牌。

### 土耳其经济危机下的德土关系

按照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判断，土耳其的货币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冲击不大：土耳其经济的体量仅占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一，土耳其仅是德国的第 16 大出口对象国，对于德国银行和金融体系来说，土耳其的分量也完全处于可控范围。正如希腊危机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欧洲金主柏林一样，此间国际和德国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德国应不应该出手帮助土耳其？

当然，这种讨论也要再土耳其主动提出需要德国帮助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否则纯属

揣测和空谈。但是了解一下德国国内的讨论，还是对分析德国的国际秩序观以及德土关系有所帮助的。

在土耳其问题上，传统趋向保守的联盟党并不急于表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哈特（Jürgen Hardt）把德国采取行动与土耳其内政必须转向联系起来。尤其是土耳其总统本人，如果让人从他的言行中无法得出土耳其央行能够独立行动、土耳其是法治国家的结论，那么经济救助就没有基础。

与联盟党的立场相反，对土耳其裔移民持开放态度的社会民主党呼吁德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社会民主党人、前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担心，如果西方任由土耳其危机发展下去，很可能产生一个“政治上被孤立的土耳其”。加布里尔批评特朗普美国的土耳其政策，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一个北约盟友采取破坏其内部经济安全的措施。美国这么做无异于“以邻为壑”，因为土耳其一旦不稳定，欧洲则首当其冲必须承担后果，比如说难民问题会死灰复燃，也不能排除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像北朝鲜和伊朗一样，“企图获得原子弹以保护自身的安全”。这当然属于典型的加布里尔式惊人之语，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最坏可能”。

社会民主党主席那勒斯（Andrea Nahles）呼吁德国政府应该把与土耳其总统的争端放在一边，“必须帮助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德国的北约盟国，所以维护土耳其的稳定也必定符合德国的利益，因而德国政府必须与土耳其维持各种层次上的沟通。社会民主党人、联邦财政部长朔尔茨（Olaf Scholz）电话建议土耳其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计划。

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立场的自由民主党认为土耳其应该从自身寻找危机的原因，而德国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救助从无法从根本上稳定全球性的金融体系，最多只是稳定“埃尔多安体系”。对土耳其的民主发展一向持批评观点的绿党则认为土耳其的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民主和法治的问题。一个“大步迈向独裁”的土耳其是无法让外人对其经济和政治回复信任的，所以德国提供救助根本就是伪命题。

### 保持接触，宁稳勿躁

尽管存在着种种争端，德国联邦政府对土耳其仍旧采取了接触政策。9月5日，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飞往安卡拉，会见了土耳其外长，并拜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双方就埃尔多安9月28日和29日访问德国正在进行协调。针对国内舆论的强烈质疑，马斯对德新社解释了联邦政府的接触立场：“埃尔多安总统访德受到公众的质疑、引发抗议游行是我们国家民主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因此“埃尔多安先生就不能来德国”，“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埃尔多安即将与默克尔总理会谈，并应德国总统邀请出席国宴，然后可能会去科隆会见土耳其裔民众——恰恰最后一点最有可能引发德国民众的反感和抗议。连远在中国的观察者都没有忘记，埃尔多安与德国国家足球队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的会面，直接引发后者在德国公众压力下退出德国队，以及留下了德国究竟是不是能够容纳外来移民的开放社会的讨论。

默克尔与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实际还有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决定了德国政府“宁稳勿躁”的态度，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主导的北约，是德国构建自己的土耳其政策的重要支柱，而眼下美土的龃龉，也会让德国在与土耳其保持接触的时候投鼠忌器。这也是当前国际秩序的现实。



## 德国近期大事（8月11日 - 9月10日）

8月11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认为，欧盟应团结起来，携手解决难民问题。

8月13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与来访的波黑部长会议主席兹维兹迪奇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波黑加入欧盟和北约、难民与非法移民以及西巴尔干地区领土纠纷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默克尔表示，德国将成为波黑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支持其加入欧盟，但波黑应根据欧盟的要求继续改革，加大力度遏制腐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

8月15日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托马斯·希梅尔教授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单原子晶体管——一种利用电流控制单个原子位移实现开关的量子电子元件。单原子晶体管可在室温下操作，并消耗很少电能，这为未来信息技术开辟了新的应用前景

8月17日 德国与希腊已就移民遣返事宜签署协议。这是德国与第二个欧盟成员国达成类似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已在希腊注册并申请庇护、之后通过德国和奥地利边境进入德国并被发现的移民，德国可以在48小时内将其遣返。

8月20日 根据德国教师协会发布的数据，德国正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中小学“教师荒”，专业教师缺口多达4万。“教师荒”在小学和为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学生开设的特殊学校里尤其严重。

8月21日 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德难民融入进程好于预期。8个主要难民来源国的在德难民中，已经有30万人在德就业，这一人数同比增长8.8万。是否熟练掌握德语是难民能够顺利找到工作的重要前提。

1 德国今年将连续第三年成为世界贸易顺差冠军，盈余为2650亿欧元，折合近3000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日本为2000亿美元，第三的荷兰为1100亿美金。该数字引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委会的批评：一国外贸出超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就有可能危及稳定，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因赤字而不得不举债的国家。中国今年未能进入三甲，分析人士认为，这与中国加大进口的规模，以及出口弱化有关。

8月22日 德国在非洲的贸易投资活动正在大幅上升，2018年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1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德国公司今后将更多地聚焦非洲大陆。德国—非洲商业联合会主席斯特凡·利宾表示，目前德国在非洲的投资规模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德国企业应抓住机遇，与中国伙伴合作投资非洲。

8月23日 默克尔出访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德国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问题。

8月25日 在开姆尼茨建城875周年庆祝活动中，一名德国男子被刺身亡，随后警方逮捕了分别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两名嫌疑人。当地极右翼团体利用此事在网络上制造谣言，煽动对外国人的仇恨，开姆尼茨随后连续爆发极右翼游行。

8月27日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在柏林说，要打造“多边主义者联盟”来制衡美国方面的“美国优先”理念。“多边主义者联盟”不倚重强权，而应寄希望于合作和有约束性的规则。这个联盟应齐心协力支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问题，支持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继续发挥强大作用。

8月29日 德国联邦政府在柏林举行交接仪式，将德国殖民时期屠杀的纳米比亚人遗骨移交给前来访问的纳米比亚代表团。

I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与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共同发布声明称，德国内政部与国防部合作，新设机构“网络安全创新局”，推动网络安全研究，借助新手段成为网络安全强国，同时强化整个欧洲的网络安全，减少对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技术依赖。

9月3日 德国6个知名流行乐团在东部城市开姆尼茨联合举办音乐会一场主题为“wir sind mehr（我们是大多数）”的自由演唱会，反对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极右翼暴力。

9月4日 德国国防部公布了一项旨在改善联邦国防军装备的计划，到2031年实现军队全面现代化，填补大型装备空缺，并逐步提高国防预算。在实现现有技术现代化的同时，德军还将开发新技术，实现军队数字化，并加强军队网络战等方面的能力。

9月5日 威斯巴登行政法院做出判决，认定法兰克福必须引进柴油车禁行令。法兰克福必须从明年2月1日起，禁止废气标准Euro4以下的柴油车通行特定街区，标准Euro5的柴油车则从明年9月起执行禁令。

**《德国快讯》内容均为原创，或来源于德国等相关媒体。如需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欢迎扫码关注以下微信公众号获取德国最新资讯。**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9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mailto:dgyj@tongji.edu.cn)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中德人文交流



德国蓝皮书